



王立【著】

流年影蹤

寫作的衝動，

無非源於有話要說、

有感而發而已。

在未來的歲月裏，

文學依然並且永遠是

我的精神家園、靈魂聖地。

王立【著】

流年影蹤

流年影蹤

作 者 / 王 立

主 編 / 蔡登山

責任編輯 / 陳佳怡

圖文排版 / 楊家齊

封面設計 / 王嵩賀

發 行 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76 巷 65 號 1 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209 號 1 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 年 08 月 BOD 一版

定價：31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次

上卷 山情水韻

畢生行徑都是詩.....	3
相看兩不厭.....	14
陳獨秀：永遠的「新青年」.....	17
濤聲依舊 大師不再.....	27
豐子愷與緣緣堂.....	30
無錫的記憶.....	34
阿拉上海人.....	37
西湖之美.....	40
姑蘇情韻.....	43
古越魂魄.....	46
古越女兒.....	50
秦淮河畔的疼痛.....	61
瓜洲古渡識滄桑.....	63
海天佛國山水秀.....	66

唯有青山依舊在	69
三峽、三峽	72
旅途小品	75
揚子鱷，與人類同行	81
溪口隨筆	84
人文烏鎮 詩畫江南	93
江南舊夢 古鎮遺韻	97
睡蓮周莊	105
江南有個桂花村	107
中西合璧的澳門	110
在維多利亞港眺望	113
香港日記	116
澳門日記	125

下卷 雜花生樹

水的感歎	135
夏天的回憶	137
又見彩虹	139

詠歎土地.....	141
花之物語.....	143
君子之風.....	145
菊韻花語.....	148
下棋.....	151
秋日小品.....	153
令人驚顫的美麗.....	155
今夜給你寫封信.....	158
別為金錢而易大節.....	161
回家過年.....	164
到遠方去.....	166
送你一束玫瑰花.....	169
愛的樂章.....	172
獨立小橋風滿袖.....	175
沉浸音樂.....	177
傾聽.....	179
讀書紀事.....	189
余華：傑出的閱讀天賦.....	193
《生死場》閱讀札記.....	196

王朔 VS. 金庸：華山論劍 文化交鋒	198
生命的寓言	201
虛懷若谷的作家茅盾	203
輪椅上的「科學之舞」	205
藝術觀照下的南湖之光	208
深情一曲頌小平	213
你是永生的不死鳥——哭三毛	216
蝶自遠飛 雁歸藍天	218
小山東	222
久恒，願文學之光照亮你在天堂的靈魂	225
人性的亮度	228
每一個個體生命都沒有理由鄙視	230

後記

有關文學的絮語	235
---------------	-----

上卷

山情水韻

畢生行徑都是詩

海寧西山，山不高，水不深，卻因詩人志摩而飄逸靈動。早就傾心於那綺麗雅致的詩文，如一彎光華純淨的新月映照我的心空。

曲曲折折尋進西山，拜謁詩人徐志摩之墓。一路荒蕪，一路詩意。自山腳始至墓前止，一共三十五級臺階。這正暗合了詩人志摩在這人世間走過的三十五載春與秋。天妒英才、天扼英才。七十多年前一場不幸的空難，令志摩罹難於濟南南部山區，一代詩神永別人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這一天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黑色的祭日。冬季的寒風冰冷徹骨，吹落了一片浪漫的雲。

山色青翠，春光葳蕤。志摩的西山墓地，白石鋪地，青石為階。花崗岩墓碑上鐫刻著七個字：詩人徐志摩之墓。碑前的半圓形墓臺恰如一彎新月，寓意著志摩是現代文學史上「新月派」一個傑出的詩人。墓前臺階兩旁的土坡上，各倚著一冊翻開的石書。

左側石書上，刻著志摩詩歌〈翡冷翠的一夜·偶然〉中的名句：

我是天空裏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

右側石書上，刻的是志摩名詩〈猛虎集·再別康橋〉的第一段：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招手
作別西天的雲彩

飄逸的詩魂安息在無聲的石棺中，靈動的詩歌化作了沉重的石頭。石頭沉默而冰冷，然而石頭的深處是生生不息的火種。一生鍾愛繆斯女神，一支秀筆馳騁文壇——有一彎冷月葬詩魂，有一處青山埋詩骨，便不再「寂寞孤鴻影」。

當徐志摩追悼會在北大舉行時，德高望重的教育家蔡元培敬送的輓聯是：

談詩是詩，舉動是詩，畢生行徑都是詩，詩的意味滲透了，
隨遇自有樂土；
乘船可死，驅車可死，斗室坐臥也可死，死於飛機偶然者，
不必視為畏途。

「畢生行徑都是詩」。此句論志摩，真是再合適不過了。在志摩短暫的生命中，他始終是充滿了「完全詩意的信仰」。他可以冒著大雨在異國的康橋上等待美麗的彩虹；他可以放棄在美國即將完成的學業而趕赴英國，只為了他所崇拜的羅素……詩人的率真與熱烈，在志摩身上體現得如此和諧統一。因而，他的詩與散文，在暮氣沉沉的舊中國文壇上，開創了一代清新、浪漫、綺麗、雅致的文風。

志摩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崇尚自由、真、愛、美。他對於愛情的執著追求，是他詩人本質的真情流露。他說：「我將在茫茫人海中尋訪我唯一之靈魂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志摩對於伴侶之理解已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生活伴侶，他要尋訪的是靈魂的伴侶，是精神上的知己，心靈中的密友。這種形而上的理想，是志摩這個風流倜儻的才子所不懈追求的。

為了那個在英國倫敦一見傾心的才女林徽因，志摩堅決地與結婚七年的原配夫人張幼儀在德國柏林離了婚，成了一個「自由的生命」。然而，林徽因出於對婚姻理性的把握，或者說緣份所致，最終選擇了梁思成。她曾哭著對志摩說：「徐兄，我會把我們兩個生命的邂逅永遠珍存在記憶裏，我的心裏永遠有你的位置。有時候，真愛是無需說出的。」當林徽因說出這句話時，眼淚落在了咖啡杯裏。傳記《生命信徒——徐志摩》（傅光明著）生動地記述了這樣一個情節。

「有時候，真愛是無需說出的。」是啊，人間有太多的無奈，太多的羈絆。任性率為者，又有幾何？也許只能把真愛藏在心底，無需說出。

志摩當然讀得懂林徽因的心聲。他尋尋覓覓的目光，最終落在了好友王賡的妻子陸小曼的身上。志摩與陸小曼的婚戀在當時的京滬引起了軒然大波，流言蜚語蜂擁四起。

在志摩所有的浪漫故事中，最動人心魄的是他與陸小曼的情愛往事。

陸小曼是一個才貌雙全的女子。我曾看到過一張陸小曼的黑白照片。這個民國名媛端坐於書案前，右手支額，左手翻書，帶著淺淺的笑意低頭閱讀。清純的容顏、如蘭的氣息，瀰漫著入骨

的風情。她曾師從劉海粟、陳半丁、賀天健等名家，工山水、花卉，擅長戲劇表演，精通英文、法文，寫得一手好詩文，還翻譯了義大利戲劇《海市蜃樓》，可謂多才多藝。她美艷絕倫地活躍於京城的社交界。故而文化名流胡適曾如此感慨道，陸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風景。

徐志摩與陸小曼從相遇、相識到相知、相愛，成為民國最為傳奇的浪漫愛情之一。志摩的朋友、小說家郁達夫後來這樣說：「他們的一段濃情，若在進步的社會裏，有理解的社會裏，豈不是千古的美談？忠厚柔豔如小曼，熱情誠摯若志摩，遇合到一道，自然要發放火花，燒成一片，哪裡顧得到綱常倫敦？哪裡顧得到宗法家風？」

無論是來自社會輿論、還是兩個主角的家庭，對這一對有情人的壓力之大，常人是難以承受的。而以志摩的浪漫與激情，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止他義無反顧地與陸小曼結成姻緣的。兩個婚姻的叛逆者，最終不顧一切地衝破了所有的桎梏，終成眷屬。一九二六年十月三日，徐志摩和陸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園結婚。志摩夫婦的朋友胡適是介紹人，志摩的老師梁啟超是證婚人。梁啟超對得意門生志摩與陸小曼的再婚十分不滿，在喜慶的婚禮上，他的證婚詞是嚴厲的訓斥，這使得一對新人及滿堂賓客無不驚愕失色。

或許是詩人心靈相通的緣故，印度文學大師泰戈爾對徐志摩和陸小曼的婚戀甚是歡喜的。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爾第一次訪華，是應梁啟超等以北京「講學社」的名義之邀請，率領由國際大學教授、梵文學者等一行六人組成的訪華團，對中國進行了訪問。詩人志摩全程陪同他到各處旅行，給他的演講作翻譯，與泰戈爾結下了深厚的感情。泰戈爾回國後致信給志摩說：「從旅行的

日子裏所獲得的回憶日夕縈繞心頭，而我在中國所得到的最珍貴的禮物中，你的友誼是其中之一。」泰戈爾第二次訪華，則完全是出於與志摩的私誼。一九二九年三月，泰戈爾自印度啟程去美國、日本講學時，首先來到上海與徐志摩相聚。當時，徐志摩與陸小曼婚後住在福煦路四明村。講學歸途，泰戈爾又來到上海，在志摩夫婦三間半的小屋中，盤桓數日後回到了印度。泰戈爾臨別時贈給志摩夫婦自畫像一幅，自畫如高大的山峰，並題詩句曰：「山峰盼望他能變成一隻小鳥，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擔。」陸小曼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泰戈爾在我家〉（《良友》畫報第一五七期，一九四〇年八月出版），記述了接待泰戈爾的經歷。她親切地把泰戈爾稱作「老頭兒」，說「老頭兒對我格外的親近」。文中還這樣寫道：「雖然住的時間不長，可是我們三人的感情因此而更加親熱了。」三個人相處得極為融洽，如同一家人。

志摩與陸小曼的婚姻是任性的愛情所致，待到灼人的羅曼蒂克冷卻下來時，必須面對現實生活的風刀霜劍，沒有任何溫情與浪漫可言。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九日以筆對陸小曼深情地訴說：「我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卻一切，我什麼都不想什麼都不要了，因為我什麼都有了。」（《愛眉小札》）。天真的志摩，以為有了愛情，就什麼都有了。然而，這僅僅是熱戀中人的幼稚願景。他們結婚後，陸小曼的母親對志摩這個女婿始終是有怨言的，甚是冷淡。而志摩的父親拒絕接受陸小曼這個媳婦，後關係日益惡化，身為海寧硤石的富商徐申如甚至切斷了與兒子志摩的經濟往來。

失去了家庭接濟的志摩，生活陷入了極其痛苦的窘境。恃寵而嬌的陸小曼，卻依然任性地奢華生活，風光娛樂。北方佳麗迅即成為滬上社交界的中心人物，又因體弱犯病，志摩的朋友翁瑞

午有一手推拿絕技，給陸小曼推拿治病的同時，還誘使她抽上了「阿芙蓉」。十里洋場的交際花，揮金如土的陸小曼，把志摩的經濟狀況拖累得難以為繼。

志摩為了滿足陸小曼的揮霍，不得不同時在三所大學任教，課餘趕寫詩文賺取稿費，但是經濟上始終捉襟見肘，甚至債臺高築。一九三〇年秋，志摩應胡適之邀，赴任北京大學教授。當時他想把陸小曼帶到北京，開闢一個新天地，縱然是好言相勸，苦苦哀求，固執的陸小曼堅決不願離滬北上。夫妻倆就這樣南北分離，無可奈何。志摩實在是太愛陸小曼了，在一九三一年春夏間，志摩南北奔波，「往返八次之多，不遑寧處」。而志摩為了省錢，往往是搭乘免費的郵機。

一個浪漫的詩人，為了心愛的眉，在金錢的糾纏中，痛苦萬分。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四日，志摩在北平對「至愛的老婆」寫道：「錢是真可惡，來時不易，去時太易。」這金錢確實可惡可恨，讓詩人走投無路。除了金錢的逼迫，還有一個令人難堪的翁瑞午，對於他與陸小曼曖昧關係的浮言，志摩曾這樣辯解說：「夫婦的關係是愛，朋友的關係是情，羅襦半解，妙手摩挲，這是醫病；芙蓉對枕，吐霧吞雲，最多只能談情，不能做愛。」頗見良苦用心。話雖如此，以志摩之詩人的敏感，心頭一定是充滿了陰影。

縱然如此，志摩對陸小曼依然是遷就與嬌慣的，其愛一如既往：「I may not love you so passionately as before but I love all the more sincerely and truly for all those years. And may this brief separation bring about another gush of passionate Love from both sides so that each of us will be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the sake of the other!（我愛你可能不如從前那樣熱烈，但這些年來我的愛是更加誠摯，更加真心的。唯

願這次短暫的分離能使我倆再度迸發熱烈的愛，甘心為對方獻身！」（《愛眉小札》）。

夜讀《愛眉小札》，志摩的濃得化不開的愛與情，無數次讓我不勝感歎而心疼。在志摩遇難次日，胡適的日記中這樣寫道：「朋友之中，如志摩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無第二人！」志摩，真是個可憐的癡情人。志摩對陸小曼，可真是懷了天大的愛。

直到志摩不幸墜機身亡，陸小曼始從綺麗的墮落的夢中驚醒。志摩的遺體自濟南運抵上海，在萬國殯儀館舉行大殮時，陸小曼悲痛欲絕。在志摩的遺物中，居然有一件完整無缺的遺物——那是陸小曼的一幅山水畫長卷。志摩把這幅長卷藏在鐵匣中，隨身攜帶，可見心愛之極。

如墜深淵的未亡人，撰寫了一幅痛楚的輓聯：

多少前塵驚噩夢，五載哀歡，匆匆永訣，天道復奚論，欲死未能因老母；

萬千別恨向誰言，一身愁病，渺渺離魂，人間應不久，遺文編就答君心。

「蒼天因何絕我如斯。」陸小曼在致胡適的信中寫道：「這一下我可真成了半死的人了。」時年二十九歲的陸小曼，與志摩度過了五年婚姻生活，揮霍了志摩全部的愛，而當志摩猝然罹難，她感到天崩地裂般的錐心之痛。在志摩死後一個多月時，痛不欲生的她寫了一篇催人淚下的痛悼之作〈哭摩〉：「一轉眼，你已經離開了我一個多月了，在這段時間我也不知道是怎樣過來的，朋友們跑來安慰我，我也不知道是說甚麼好。雖然決心不生病，誰知一直到現在也沒有離開過我一天。摩摩，我雖然下了天大的決

心，想與你爭一口氣，可是叫我怎生受得了每天每時的悲念你的一陣陣心肺的絞痛。到現在有時想哭，眼淚乾得流不出一點；要叫，喉中疼得發不出聲。」

從此，陸小曼在上海素服隱居，絕跡娛樂界。心如止水的她，在充滿了斥責、非議、發難的塵世中，除了繪畫、寫作外，悉心收集、整理志摩的詩文、日記、書信，終於在一九三六年與趙家璧一起編定了《志摩全集》。「遺文編就答君心」，小曼，真可算得志摩靈魂之伴侶了。

因為志摩的逝世，大多的朋友如潮退去。在陸小曼的身邊，唯有翁瑞午不離不棄。志摩永是活在小曼的心中，她經常買來鮮花供在志摩的遺像前，以志紀念。而翁瑞午對陸小曼始終是重情重義。「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然而，即使是美人遲暮、病病懨懨，雖然陸小曼說她與翁瑞午「只有感情，沒有愛情」，翁瑞午亦癡心廝守，不惜變賣全部的古董、字畫，以供陸小曼生活和治病所需，直到終老謝世。這真是一個難得的男人。

一九三三年的清明節，陸小曼隻身一人，來到海寧硤石，給志摩上墳。這是她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到海寧硤石。在這硤石的干河街，有一棟二層樓的小洋房。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新婚燕爾的志摩攜小曼回故鄉硤石，生活在這座小洋房中，過著「草青人遠，一流清潤」的神仙眷侶般的日子。詩人總是別出心裁的，志摩把這小洋房稱為「香巢」。可惜好景不長，不到一個月，因軍閥戰事，志摩夫婦即離開硤石，避走滬上。我相信，志摩夫婦在硤石朝夕相處的短暫日子裏，應是小曼最幸福的美麗時光。然而，因為志摩父親的堅決排斥，小曼已不能再去「香巢」重溫舊情，過去的一切成了苦澀與傷心的回憶。